

卷一

錦香亭卷之一



古吳 素菴主人編
茂苑 種花小史閱



第一回

鍾景期三場飛兔頰

詞曰。花繁皇都春早。紛々覓翠尋芳。画橋烟柳鶯與燕爭忙。一望

李白東風暖滿目韶光。鞦韆架佳人笑語。隱々出雕墻。○王

樂處金鞍銀勒王羈。瑶觴漸酒酣歌竟。重過橫塘。更有題花

人輩仔細端相。魂消處樓頭月上歸去馬蹄香

右調滿庭芳

長安富貴的光景。長安是歷來帝王建都之地。秦曰咸陽。

書名 錦香亭十六回 清愛蓮齋刊本
撰者 清 素庵主人 輯
卷一
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0
編號 D866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錦香亭十六回 清愛蓮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之三

第九回 嘯虎道給引贈金

第十回 睢陽城烹僮殺妾

第十一回 雷海清擲筆罵賊

第十二回 魏夫人揮塵談禪

卷之四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聖駕

第十四回 郭汾陽建院蓄歌姬

第十五回 司禮監奉旨送親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錦香亭目錄終

錦香亭卷之一

第一回

鍾景期三場飛兔穎

詞曰上苑花繁皇都春早。紛上覓翠尋芳。画橋烟柳鶯與燕爭忙。一望

桃紅李白東風暖。滿目韶光。鞦韆架佳人笑語。隱隱出雕牆。○王

孫行樂處金鞍銀勒。玉羈瑤觴。漸酒酣歌竟。重過橫塘。更有題花

品鳥騷人輩。仔細端相。魂消處樓頭月上。歸去馬蹄香。

右調滿庭芳

這首詞單道那長安富貴的光景。長安是歷來帝王建都之地。秦曰咸陽。



古吳 素菴主人編

茂苑 種花小史閱

漢曰京兆。到三國六朝時節。東征西戰。把個天下四方五裂。長安宮闕。俱成灰燼瓦礫。直至隋煬帝無道。四海分崩。萬民嗟怨。生出一個真命天子。姓李名淵。他見煬帝這等荒淫。就起了個撥亂救民的念頭。在晉陽地方。招兵買馬。一時豪傑。俱來歸附。那時有劉武周。蕭銑。薛舉。杜伏威。劉黑闥。王世充。李密。宋老生。宇文化及。各自分踞地方。被李淵次子李世民一。勤平。遂成一統。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後來世民登極。就是太宗皇帝。建號貞觀。文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長孫無忌等。武有秦瓊。李靖。薛仁貴。尉遲敬德等一班兒文臣武將。濟。踏。真正四海昇平。八方寧靜。後來太宗晏駕。高宗登基。立了個官人武曌為后。那武后才貌双全。高宗極其寵愛。誰想他陰謀不軌。把那頂冠束帶。撐天立地。男子漢的勾當。竟要攬到

身上。擔任起來。他雖然久蓄異心。終久老公在前。碍着眼。不敢就把拏大一個家計。竟攬在身。及至高宗亡後。傳位太子。年幼懦弱。武后便肆無忌憚。將太子貶在房州。安置自己。臨朝聽政。改國號曰周。自稱則天皇帝。彼時文武臣僚。無可奈何。只得向個迸裂的雌貨。叩頭稱臣。那武氏儼然一個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却又有怪歷朝皇帝是男人做的。在官中臨幸。嬪妃。那則天皇帝。是女人做的。竟要臨幸起臣子來。始初還顧些廉恥。稍稍收斂。到後來習以為常。把臨幸臣子。只當做臨幸嬪妃。彰明較著。不瞞天地的做。將去內中有張昌宗。薛敖曹。王懷義。張易之。四人最叨愛寵。每逢則天退朝寂寞。就宣他們進去。頑耍。或是輪流取樂。或是同榻尋歡。說不盡宮闈的穢德。朝野的醜態。虧得個中流砥柱的君子。狄仁傑與張柬

之盡心。唐室反周為唐。迎太子復位。是為中宗。却又可笑。中宗的正后韋氏才幹不及則天。那一種風流情性。甚是相同。竟與武三思在宮任意作樂。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覺察他。甚至韋后與武三思對坐打雙陸。中宗還要在旁與他們點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到得中宗死了。三思便與韋氏密議。希圖篡位。朝臣沒一個不怕他。誰敢與他爭競。幸而唐祚不以滅絕。惹出一個英雄來。那英雄是誰。就是唐朝宗室名喚隆基。他見三思與韋后宣淫謀逆。就奮然而起。舉兵入宮。殺了三思。韋后併一班助惡之徒。迎立睿宗。睿宗因隆基功大。遂立為太子。後來睿宗崩了。隆基即位。就是唐明皇了。始初建號開元。用着韓休、張九齡等為相。天下大治。不意到改元天寶年間。用了奸相李林甫。那些正人君子。賤的賤。死的死。朝廷正

事盡歸李林甫掌管。他便將穀色貨利。迷惑明皇。把一個聰明仁智的聖天子。不消幾年。變做極無道的昏君。見了第三子壽王的正妃楊玉環。標致異常。竟奪入宮中。賜號太真。冊為貴妃。看官你道那爬灰的勾當。雖是至窮至賤的小人做了。也無有不被人唾罵恥辱的。豈有治世天子。做出這等事來。天下如何不壞。還虧得全盛之後。元氣未喪。所以世界還是太平。是年開科取士。各路貢士紛紛來到長安應舉。中間有一士子。姓鍾。名景期。字琴仙。本貫武陵人氏。父親鍾秀。睿宗朝官拜功曹。其妻袁氏。移住長安城內。止生景期一子。自幼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七歲就能做詩。到得長成。無書不覽。五經諸子百家。盡皆通透。閑時還要把些六韜三畧。來不時玩味。十六歲就補貢士。且又生得人物俊雅。好像粉團成玉琢。就一般

父親要與他選擇親事。他再三阻當。自己時常想道。天下有個才子必要一個佳人作對。父母擇親。不是惑于媒妁。定是拘了門媚楣。那家女兒的姪妍好。反那裡知道。倘然造次成了親事。娶來却是平常女子。退又退不得。這終身大事。如何了得。執了這個念頭。決意不要父母替他擇婚。心裡只想要自己去東尋西覓。靠着天緣。遇着個有不世出的佳人。方遂得平生之願。因此蹉跎數載。父母也不去強他。到了十八歲上。父母選擇了吉日。替他帶着儒巾。穿着圓領。拜了家堂祖宗。次拜父母。然後出來相見賀客。那日賓朋滿堂。見了鍾景期。這等一個美貌人品。無不極口稱贊。怎見他好處。但見

丰神綽約。態度風流。粉面不須傅粉。朱唇何必塗朱。氣欲凌雲。疑是

潘安復見。美如冠玉。宛同衛玠重生。双眸烟々似寒晶。十指纖々若春筍。下筆成文。會曉胸藏錦繡。出言驚座。方知滿度絲綸。

鍾景期與眾賓客。一一叙禮已畢。擺了酒肴。大吹大插。盡歡而別。鍾秀送了眾人出門。與景期進內。叫家人再擺幾品菓菜。與夫人袁氏飲酒。袁氏道。我今日辛苦了身子。困倦。先要睡了。景期道。既是母親身子不安。我們也不須再吃酒。父親與母親先睡了罷。鍾秀道。說得是。叫了鬟掌了燈。進去睡了。景期到書房中。坐了一會。覺得神思困倦。只得解衣就寢。一夜夢境不寧。到了五更。番來覆去。再睡不着。一等天明。就起來穿戴衣巾。到母親房裡去問安。走到房門首。只見了鬟已開着房門。鍾秀坐在牀沿上。見了景期。說道。我兒為何起得恁般早。景期道。昨夜夢寐不寧。一夜睡不着。

因此來問爹娘身子可好些麼。鍾秀道：你母親昨夜發了一夜寒熱，人阜痰塞起來。我故此叫了鬘，出去分付燒些湯水進來。正要來叫你，却來了景期道：既如此，快些叫家人去請醫家來診視，待我梳洗了，快去卜問說罷。各去料理。那日鍾景期延醫問卜，准了忙了一日，着實用心調護，不想犯了真病，到了第五日上，就嗚呼了。景期哭倒在地，半晌方醒。鍾秀再三勸慰，在家治喪殮殮，方到七終。鍾秀也染成一病，與袁氏一般兒証候。景期也一般兒着急，却也犯了真病，一般兒嗚呼哀哉了。景期免不得也要治喪殮殮。那鍾秀遺命，因原籍路遠，不必扶柩歸家，就在長安城外擇地安葬。景期遵命而行，却原來鍾秀在日，居官甚是清廉，家事原不甚豐厚。景期連喪三親，衣衾棺槨買地築坟，治喪使費，將家財用去十之七八。

便筭計起來，把家人盡行打發出去，有極得意，自少在書房中伏侍的馮元，不得已也打發去了。將城內房子也賣了，另築小房五六間，就在父母坟傍，止留一個蒼頭，一個老姬，在身邊度日。自己足不出戶，在家守制讀書，常到坟上呼号痛哭，把那功名婚姻兩項事，都置之度外了。光明荏苒，不覺三年服滿。正值天寶十三年開科取士，有司將他名字已經申送，只得喚蒼頭隨着，收拾進城，尋個寓所歇下。到了場期，帶了文房四寶進場應試。原來唐朝取士不用文章，不用策論，也不用表判。第一場止是五言七言的排律。第二場是古風。第三場是樂府。那鍾景期平日博通今古，到了場中，果然不假思索，揭開卷子，信筆而揮，真個是字中蝌蚪，落文河筆下蛟龍。投學海眼見得三場已畢，寓中無事。那些候揭曉的貢士，聞得

鍾景期在寓。也有向不識面。慕他才名遠播來請教的。也有舊日相知。因他久住鄉間。來叙濶的。給。都到他寓所。拉他出去。終日在骨董舖中。妓女人家。或書坊裡。酒樓上。及古刹道院裡。逐隨行逐隊的頑耍。鍾景期向住鄉村。潛心靜養。並無雜念。如今見了這些繁華氣概。畧覺有些心動。那功名。還看得容易。倒是婚姻一事。甚是執中。思量如今應試。倘然中了。就要與朝廷出力做事。那裡還有工夫。再去選擇佳人。不如趁這兩日。痴心妄想。去撞一撞。或者天緣湊巧。也未可知。那日起了這念頭。明日就撒了。衆人連蒼頭也不帶。獨自一個去城內城外。大街小巷。痴。的想呆。的走。一連走了五六日。並沒個佳人的影兒。蒼頭見他回來。茶也不吃飯。也不吃。只是自言自語。不知說些甚麼。便道。相公一向老实的。如今想是衆

位相公牽去。結識了什麼婊子。故此這等模樣。我在下處寂寞。不過相公帶我去走走。搥成吃些酒肉兒也好。相公又沒有娘。料想沒處搬是非。何須瞞着我。景期道。我自有心事。你那裡知道。蒼頭道。莫非為着功名。麼。我前日在門首。見有跌著的走過。我叫他跌了一若。他說今年一定高中的。相公不須憂慮。景期道。你自去。不要胡言胡語。惹我的厭。蒼頭沒長沒腦。猜他不着。背地裡暗笑不影。到次日。景期絕早吃了飯出來。走了一會。到一條小衚衕裡。只有几個人家。一帶通是百石牆。沿牆走去。只見一個人家竹門裡。邊冠冕。瀟灑。酒。的可爱。景期想道。看這個門徑。一定是人家園亭。不免進去。看一看。就是有人撞見。也只說是偶然開步頑耍。難道我這個模樣。認做白日撞不成。心裡想着。那双脚兒早已步入第

一重門了。回頭只見靠檉上。有個老兒。酒氣直冲。鼾鼾的睡着。景期也不
灭他。一直闖將進去。又是一帶絕高的粉牆。轉入二重門內。只見綠樹參
差。蒼苔密布。一條街是白石子砌就的。前面就是一個魚池。方圓約有二
三畝大。隔岸種着楊柳桃花枝。可愛。那楊柳不黃不綠。撩着風兒搖擺。
桃花半放半含。臨着水兒掩映。還有那一双双的紫燕。在廉內穿來掠去。
的飛舞。池邊一個小門兒。進去是一帶長廊。迤是朱紅漆的。萬字欄杆。外
邊通是松竹。長短大小不齊。時時有千餘枝。映得簷前裡翠。走盡了廊。轉
進去是一座亭子。亭中一匾。上有錦香亭三字。落着李白的款。中間掛着
名人詩画。古鼎商彝。說不盡擺設的精緻。那亭四面開窓。南面有牡丹數
墩。與那海棠玉蘭之類。後面通是杏花。東邊通是梅樹。西邊通是桂樹。此

時是二月天時。眾花都是蕊兒。惟有杏花開得爛熳。那梅樹上結滿豆大
的梅子。有那此白頭公黃鸝兒。飛得好看。叫得好听。景期觀之不足。再到
後邊。有絕大的假山。通是玲瓏怪石。攢湊疊成。石縫裡有蘭花芝草。山上
有古柏長松。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轉下山坡。有一個古洞。景期捱身
走過洞去。見有高樓一座。繡幕珠簾。飛甍画棟。極其華麗。正要定睛細看。
忽然一陣香風。在耳邊吹過。那樓旁一個小角門。呀的一聲開了。裡面嘻
嘻笑。只聽得說小姐這裡來頑耍。景期听了。慌忙閃在太湖石畔。芭蕉
樹後。蹲着身子。偷眼細看。見有十數個丫鬟。擁着一位美人。走將出來。那
美人怎生模樣。但見。

眼橫秋水。眉掃春山。宝髻兒高。綰綠雲。繡裙兒低。飄翠帶。可憐楊柳

腰堪愛桃花面。儀容明艷。果然金屋婢娟。舉止端莊。洵是香閨処女。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

這美人輕移蓮步。走到西欄邊。向一個青磁古墩兒上坐下。那些了鬟們都四散走在庭中。有的去採花朵兒插戴。有的去撲蝴蝶兒耍子。有的在茶縻架邊。摘亂了鬢絲。吃驚吃唬的。將雙手來按。有的被薔薇刺兒。抵住了裙拖痴頭痴腦的。把身子來扯。有的因領扣兒鬆了。仰着頭。鈕了又鈕。有的因膝褲帶散了。蹲着腰結了又結。有的要鬪百草。有的去看金魚。一時觀看的。不盡。只有一個青衣侍女。比那美人顏色。畧次一二分。在衆婢中。昂々如難群之鶴。也不與他們頑耍。獨自一個在堦前。摘了一朵蘭花。走到那美人身邊。與他插在頭上。便端々正々的。站在那美人旁邊。那美人

人無言無語。倚着欄杆。看了好一會。緣吐出似鶯啼。如燕語的一聲嬌語。來說道。梅香們。隨我進去罷。衆了鬟。所得。都來隨着美人。這美人將袖兒一拂。立起身來。冉冉而行。衆婢擁看。早進了小角門兒。呀的一聲。就閉上了。鍾景期看了好一會。又驚又喜。驚的是恐怕梅香們看見。喜的是遇着絕世的佳人。還疑是夢魂兒。錯走了月府天宮去。不然人世間。那能有此女子。酥了半晌。如醉如痴。恍々惚々。把眼睛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停了一會。方纔轉出太湖石來。東浪西望。見已沒個人影兒。就大着胆。走到方纔美人坐的去處。就嗅々他的餘香。儂々他的遺影。正在模擬思量。忽見地上掉着一件東西。連忙拾起。看時。却正異香撲鼻。光彩耀目。畢竟拾的是什麼東西。那美人是誰家女子。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締鸞盟。

詩曰。晴日園林放好春。

癡心未了鴛鴦債。

抑愛風流因病睡。

桃花開遍蕭郎至。

館娃宮裡拾香塵。

宿疾多慚鸚鵡身。

鵲貪歡喜也嗔人。

地上相逢一面新。

話說鍾景期闖入人家園裡。忽然撞出一個美人來。偷看一會。不亦樂乎。等美人進去了。方纔走上庭階。拾得一件東西。仔細看時。原來是一幅白綾帕兒。蘭麝香飄。潔白可愛。上有數行蠅頭小楷。恰是一首感春絕句。只見那詩道。

簾幕低垂掩洞房

綠窓寂寞鎖流光

近來情緒渾蕭索

春色依、上海棠

明霞漫題

鍾景期看了詩。慌忙將綾帕藏在袖裡。一徑尋着舊路。走將出來。到頭門上。見那靠攏上睡的那老兒。尚未曾醒。鍾景期輕、走過。出了門。一直往巷口竟走。不上三五步。只听得後面一人叫道。鍾相公在那裡來。景期回頭一看。却見一個人。戴着尖頂毡帽。穿着青布直身。年紀二十內外。看了景期。兩淚交流。納頭便拜。景期伸手去扶他起來。細認。原來是他舊日的書童。名喚馮元。還是鍾秀在日。討來伏侍景期的。後來鍾秀亡了。景期因家道蕭條。把家人僮婢。盡行打發。因此馮元也打發在外。是日路上撞着。

那馮元不忘舊恩。扯住了拜了兩拜。景期看見也自惻然。問道：你是馮元。一向在那裡？馮元道：小人自蒙相公打發出來，吃苦萬千。如今將就度日。就在這裡賃間房子暫住。景期正要打聽園中美人的來歷，聽見馮元說住在這裡，知道他一定曉得，便滿心歡喜道：你家就在這裡麼？馮元指着前面道：走完了，一帶白石牆，第三間就是。景期道：既是這等，我有話問你。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馮元道：難得相公到小人家來，極好的了。說完，向前先跑，站在自己門首，一手招着道：相公這裡來。一手在腰間亂摸。景期走到，見他模出個鐵匙鑰來，把門上鎖開了，推開門，讓景期進去。景期進得門，看時止是一間房子。前半間沿着街，兩扇吊撻，吊起攏着兩條橈子。一張桌子，照壁上掛一幅大紅大綠的關公，兩邊貼一對春聯，是生意酒。

酒長財源滾滾來。景期看了，笑了一笑，回頭却不見馮元。景期想道：他往那裡去了？只道他走了後半間房子去。望後一看，却見一張四脚床，上上攤一條青布被兒，床前一隻竹箱，兩口行灶，擱板上着些碗盞兒，那鍋蓋上倒抹得光光淨淨。又見牆邊擺着一口割馬草的刀，柱上掛着鞭子兒，馬刷兒。馬鈹兒。景期心下暗想道：他住一間房子，為何有這些養馬的家伙？却也絕不見馮元的影兒，正在疑惑。只見馮元滿頭汗的走進來，手擎着一大壺酒，後面跟着一個人，擎兩個盤子，一盤熟鷄，一盤熟肉，擺在桌上。那人自去了。馮元忙掇一條橈子放下，叫聲相公坐了。景期道：你買東西做什麼？馮元道：一向不見相公，沒甚孝敬。西巷口太僕寺前，新開酒店，裡東西甚好，小人買兩樣來，請相公吃一杯酒。景期道：怎要你破鈔起來。

馮元道惶恐。便叫景期坐下。自己執壺。站在旁。遞斟酒。原來那酒也是店上現成盪熱的。子景期一面喫酒。一面問他道。你一向可好麼。馮元道。自從在相公家出來。沒處安身。投在個和尚身邊。做香火道人。住了年餘。那和尚偷婆娘。敗露了。吃了官司。把個靜室。折得精光。和尚也不知那裡去了。小人出來。弄了幾兩良子。做本錢。誰想吃慣了。現成茶飯。做不來生意。不上半年。又折完了。舊年遇着一個老人。是太僕寺裡馬夫。小人拜他做了乾爺。相幫他養馬。不想他被劣馬踢死了。小人就頂他的名。缺可憐。馬瘦了。要打馬病。又要打料草銀子。月糧工食。通被那些官兒。一層一層的扣剋下來。名為一兩。到手不上五錢。還要放青釧。飽喂料飲水。日日辛苦。得緊相公。千萬提拔小人。原收在身邊。感激不尽了。景期道。當初原是我

打發你。又不是你要出去。你既不忘舊恩。我若發達了。自然收你。說完。那馮元又斟上酒來。景期道。我且問你。這裡的巷。叫什麼巷。馮元道。這裡叫做蓮英兒巷。通是大人家的後門。一帶是拉脚房子。不多幾分。小人家住着。極冷靜的。西頭是太僕寺前大街。就開換了。前巷是錦里坊。都是大的朝官第宅。直透到這裡。蓮英兒巷哩。景期道。那邊有一個人家。竹門裡。是什麼人家。馮元問道。可是方纔撞着相公。那逐門首麼。景期道。正是馮元道。這家是葛御史。的後園門。他前門也在錦里坊。小人的房子。就是賃他的。景期道。那葛御史。叫什麼名字。馮元想了一想。道。名字小人却記不起。只記得他号。叫做葛天民。景期道。原來是御史葛天民。我倒曉得他名字。叫葛太古。馮元點頭道。正是。叫做葛太古。小人一時忘記了。相公可

是認得他的。景期道：我會看過他詩稿，故此知道，認是沒有認得。你既住他的房子，一定曉得他可有几位公子。馮元道：葛老爺是沒有公子的。他夫人也死的了。止有一個女兒，聽見說叫做明霞小姐。景期所見明霞二字，暗點頭，問道：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馮元道：那小姐的容貌說來，竟是天上有世間無的，就是當今皇帝寵的楊貴妃娘，若是走來比並，只怕也不相上下。且又女工針指、琴棋書畫、吟詩作賦，般般都會。景期道：那小姐可曾招女婿麼？馮元道：若說女婿，却也難做。他家的那葛老爺，因愛小姐，一定要尋個與小姐一般樣才貌俱全的人兒來作對。就是前日當朝宰相李林甫要來替兒子求親，他也執意不允。不是說年幼就是說有病推三阻四，人也不能相強。所以小姐如今一十八歲了，還沒對

頭。景期道：你雖然住他房子，為何曉得他家事？恁般詳細。馮元道：有個緣故。他家的園裡，一個雜人也沒得進去的。止用一個老兒看守園門。這老兒姓毛，平日最是貪酒。小人也是喜歡吃酒的，故此與小人極相好。不是他今日請我，就是我明日請他，或者是兩人湊來扛兒。這些話通是那毛老兒吃酒中間，向小人說的。景期道：你可也到他園裡頑耍麼？馮元道：別人是不許進去的。小人因此與毛老兒相知，時常進去頑耍兒。景期道：你到他園裡，可有時看見小姐？馮元道：小姐如何能得看見？小人一日在他園裡，見一個貼身伏侍小姐的丫鬟出來採花。只這個丫鬟也就標致得勾了。景期道：你如何就曉得那丫鬟是小姐貼身伏侍的？馮元道：也是問毛老兒，他說這丫鬟名喚紅，于是小姐第一個喜歡的。景期聽得心就開

了把酒只管吃馮元一頭說一頭斟酒。那一大壺酒已吃完了。景期立起身來暗想這段姻緣。倒在此人身上。便道馮元我有一事托你。我因久慕膏家園裡。景致要進去遊玩。只恐守園人不肯放進。既是毛老與你相厚。我挈些銀子與你。明日買些東西。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我好乘着空進園去遊一遊。馮元道這個使得。若說別的那毛老兒死也不肯走開。說了吃酒。隨你上天下地。也就跟着走了。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上去吃酒。相公看我們過去了。竟往他園裡去。若要像意待我。灌得他爛醉。扶他睡在我家裡。憑相公頑耍一日。景期道此計甚妙。袖中摸出五錢銀子。付與馮元道。你挈去做明日的酒費。馮元再三不要。景期一定要與他。馮元方纔收了。景期說。教生受你。出了門。竟回

寓所。閉上房門。取出那幅綾帕來。細細吟玩。想道。適纔馮元這些話。與我所見甚合。我看見的。自然是小姐了。那綾帕自然是小姐的了。那首詩想必是小姐是的了。他既失了綾帕。一定要差了鬟出來尋覓。我方纔計較已定。明日進他園中。自然有些好處。又想道。他若尋覓綾帕。我須將綾帕還他。纔好挑逗几句話兒。既將綾帕還他。何不將前詩和他一首。想得有理。就將帕兒展放桌上。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向綾帕上一揮。步着前韻。和將出來。

不許遊蜂窺繡房。

朱欄屈曲鎖春光。

黃鸝久住不飛去。

為愛嬌紅戀海棠。

鍾景期奉和

景期寫完了詩。吟哦了一遍。自覺得意。睡了一夜。至次日早膳過了。除下舊巾幘。換套新衣裳。袖了綾帕兒。徑到蓮英兒巷。馮元家裏。馮元接着道。相公坐了。待我去那廂行事。相公只看我與毛老兒走出了門。你竟到園裡去便了。只是小人的門兒。須要鎖好。匙鑰我已帶在身邊。鎖在桌上。相公掣來鎖便是。景期道。我曉得了。你快些去。馮元應了。就出門去。景期在門首望了一會。見馮元挽着毛老兒的手。一徑去了。景期望他們出了巷。纔把馮元的門鎖了。步入園來。此番是熟路。也不看景致。一直徑到錦香亭上。还未立定。只听得亭子後。哧、嚙、似有女人說話。他便退出亭外。將身子躲過。听他們說話。却又湊巧。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紅于兩個出來尋取綾帕。只听得紅于說道。小姐和你到錦香亭上。尋一尋看明霞

道。紅于又來痴了。昨日又不曾到錦香亭上來。如何去尋。紅于道。天下事。休儘有不可知。或者無意之中。倒尋着了。小姐說正是。兩個同到亭子上來。明霞道。這裡沒有。多應不見了。紅于道。園中又無閑雜人往來。如何便不見了。明霞道。衆丫鬟俱已尋過。通說不見。我恐他們不用心尋。故此親身同你出來。却也無尋處。眼見得不可復得了。紅于道。若是真正尋不着。必是毛老兒拾去換酒吃了。明霞笑道。那老兒。雖然貪酒。決不敢如此。況且這幅綾帕兒。也不值甚的。我所以必要尋着者。皆因我影詩在上。又落了款。但恐傳到外廂。那深閨字跡。女子名兒。倘落在輕佻浪子之手。必生出一段有影無形的話來。我故此着急。紅于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說罷。明霞自坐在亭中。紅于就下出階前。低着頭。東尋西覓。走到側邊。抬頭看

見了鍾景期。唬了一跳。便道：「你是什麼人，輒敢潛入園中，窺探我家。」小姐在前，快些迴避。景期迎着，咲臉兒道：「小姐在前，理宜迴避。只是有句話，要動問小娘子。可就是紅于姐麼？」紅于道：「這話好不奇怪！我自幼跟隨小姐，半步兒不離。雖是一個婢子，也從來未出戶庭。你這人為何知道我的名字？就是知道了，又何勞動問快些出去，再遲片刻，我去叫府中家人們出來，挈住了，不肯于休。」景期道：「小娘子不須發惱。小生就去便了。只是我好意來奉還宅上一件東西，倒惹一場奚落。我來差矣，說罷向外竟走。」紅于聽見說了奉還什麼東西，這句話便打着他心事，就叫道：「相公休走，我且問你。」方纔說要還我家什麼東西，景期道：「適纔你們尋的是那件，我就還你那件。」紅于就知那綾帕必定被他什了，便道：「相公留步，與你說話。」景

期道：「若走遲了，恐怕你叫府中家人門出來捉住，如何了得？」紅于道：「方纔是我不是，沖撞了相公。萬望海涵。」景期滿臉堆下笑來，唱個絕大的肥喏道：「小生怎敢怪小娘子。」紅于回了萬福道：「請問相公，你說還我家東西，可是一幅白綾帕兒？」景期道：「然也。」紅于道：「你在何處拾的？」景期道：「昨日打從宅上後園門首經過，忽然一陣旋風，那帕兒從牆內飄將出來，被小生拾得，看見有明霞小姐題詩在上，知道是宅上的，因此特來奉還。」紅于道：「難得相公好意。如今綾帕在那裡？」挈來還我就是了。」景期道：「綾帕就在這裡，只是小生此來，欲將此綾帕親手奉還小姐，也表小生一段慇懃至意。」夢小娘子轉達，紅于道：「相公差矣。我家小姐受胎教於母腹，聆女範于嚴闈，舉動端莊，持身謹慎，雖三尺之童，非呼喚不許擅入。相公如何說這等輕

薄話兒。景期道：小姐名門毓秀，淑德久聞。小生怎敢唐突待我。與小娘子細說，說明方知我的心事。小生姓鍾名景期，字琴仙，就住在長安城外。先父曾作功曹，小生不揣菲材，痴心要覓個傾國傾城之貌。方遂宜家宜室之願，因此虛度二十一歲，尚未娶妻。聞得你家小姐待字遲歸，未諧佳配。我想如今紈袴叢中，不是讀死書的腐儒，定是賣油花的浪子，非是小生誇口。若要覓良偶，捨我誰歸？昨日天付奇緣，將小姐貼身的綾帕被風攝來，送到我處，豈不奇怪？帕上我已奉和拙作一首，必求小姐相見，方好呈教。適纔听得小娘子說，或者無意之中尋着了東西。小生倒是無意之中尋着姻緣了。因此斗胆前來，實非造次。一席話說得紅于心服，便道：拚我不着，把你話兒傳達與小姐，見與不見，任他裁處，便轉身到亭子上來說。

道：小姐綾帕倒有着落了。只是有一段好說話兒。明霞問他，把鍾景期與自己一來一往問答的話兒，盡行說出一句也不遺漏。明霞聽罷，臉兒紅了一紅，眉頭感了一感，長吁一歎，說道：聽這些話，倒也說得。那個只是他怎生一個人兒？你這了鬢就歎，的與他講起這等話來？紅于道：若說人品，真正儒雅溫存，風流俊俏。紅于說來，只怕小姐也未必深信。如今現在這裡，拚得與他一見，那人的好友，自然逃不過小姐的水鑑。況有帕上和的詩兒，看了又知他才思了。明霞道：不可草率，你去與他說，先將綾帕還我，待我看那和韵的詩，果然佳妙，方請相見。紅于領了小姐言語出來，對景期道：小姐先要看了賜和的詩，如果佳妙，方肯相見。相公可將綾帕交我。景期道：既是小姐先要垂青，拙作綾帕，在此。小娘子取去，若是小姐

見過。望小娘子即便請他出來。就袖中摸出帕來。雙手遞與紅于。紅于接了。走上亭來。將帕遞與明霞。明霞也不將帕兒展開看詩。竟藏在袖中。立起身來。往內就走。說道：紅于你去謝那還帕的一叢。叫他快出去罷。說完竟進去了。紅于又不好攔住他。呆的看他走了。進去覆身來見景期。道：小姐叫我謝相公一叢。他自進去了。叫你快出去罷。景期道：怎麼哄了綾帕兒去。又不與我相見。是怎麼說也罷。總是如此。我硬着頭皮。竟闖進去。一定要見小姐一面。死也甘心。紅于忙攔住道：這個如何使得。相公也不須着急。好歹在紅于身上。與你計較一計。較倘得良緣成就。不可相忘。景期聽了。不覺双膝輕輕着地。說道：倘得小娘子如此事成之後。當築壇拜將。紅于笑着連忙扶起道：相公何必這等。你且消停一會。待我悄悄地進去。

潛窺小姐看了你的詩。作何光景。便來回覆你。景期道：小生專候好音。便了。不說景期在園等候。却說紅于進去。不進房中。悄悄站在紗窗外邊。只見明霞展開綾帕。把景期和的詩來再三玩味。贊道：好詩好詩。果然清新俊逸。我想具此才情。必非俗子。紅于之言。信不誣矣。想了一會。把帕兒捲起藏好。立起身來。在間囊內。又取出一幅綾帕來。攤在桌上。磨着墨。蘸着筆。又揮了一首詩在上邊。寫完。墨跡乾了。就叫道：紅于。那裡紅于看得分明。聽得他叫。故意不應。反退了幾步。待明霞連叫了幾叢。方應道：來了。明霞道：方纔那還帕的人。一曾去麼。紅于道：想還未去。明霞道：他還我那帕兒。不是原帕。是一幅假的。你拏出去還了他。叫他快將原帕還我。紅于已是看見他另題的一幅帕兒。假意不知。應聲曉得。接着帕兒出來。向景

期道相公你的好事。十有一二了。景期忙問紅于將潛窺小姐的光景。併分付他的說話。一一說了。將帕兒遞與景期。收過景期歡喜欲狂。便道如今計將安出。紅于道小姐還要假意討原帕。我又只做不知。你便將机就計回去。再和一首詩在上面。那時送來。一定要親遞與小姐。待我攬撥小姐與你相見便了。只是我家小姐素性貞潔。你須莊重。不可輕跳。就是小姐適纔的光景。也不過是憐才。並非慕色。你相見時。只面訂百年之好。速遣媒說合。以成一番佳話。若是錯認了別的念頭。惹小姐發起怒來。那時我也做不得主。將好事反成害了。牢記牢記。景期道多蒙指教。小生意中也是如此。但是小生進來。倘然小娘子不在園中。叫又不敢叫。傳又使人傳如何是好。紅于道這個不妨。錦香亭上有一口石磬。乃是千年古物。

你來可擊一聲。我在裡邊聽見。就出來便了。景期道一教領教。別了紅于。出得園門來。見馮元馮元已在家裡。那毛老兒呼喚的睡在他家檯上。景期與馮元打了一個照會。竟自回寓。取出帕來看時。那帕與前的一樣。只是另換了一首詩兒。上面寫道。

瓊姿瑤質豈凡葩。

不比天桃傍水斜。

若是漁郎來問渡。

休教輕折一枝花。

鍾景期看了。覺得寓意深長。比前詩更加嫵媚。也就提筆來依他原的。又和一首道。

碧雲縹緲護仙葩。

誤入天台小徑斜。

覓得瓊漿豈無意。

藍田欲溉合歡花。

和完了詩。推到夜來睡了。次早披衣起身。方開房門。只聽得外面兵。兵。打將進來。一闕有三四十人問道。那一位是鍾相公。早有主人家慌忙進來。指着景期道。此位就是。那些人都道。如今要叫鍾爺了。不等景期開言。紛紛的都跪將下去。磕頭取出報條子來說道。小的們是報錄的。報鍾爺高中了第五名會魁。景期分付主人家。忙備酒食。款待報人。寫了花紅賞賜。那些人一個一個謝了。將雙紅報單貼在寓所一面。又着人到鄉間。按堂屋裡貼報單去了。景期去參拜了座師房師。回寓接見了些賀客。忙了一日。次早就入朝廷試對了一道策。做了四首應制律詩。交卷出朝。回寓時。方晌午。吃了些點心。思量明霞小姐之事。昨日就該去的。却因報中了。耽擱了一日。明日只恐又被人纏住。趁今天色未晚。不免走一遭。叫蒼頭

分付道。你在房看守。我要往一個所在去了。就來。蒼頭道。大爺如今中了進士。也該尋個馬兒騎了。待蒼頭跟了出去。絕像牀面。景期道。我去訪個故人。不用隨着人去。你休管我。蒼頭道。別人家新中了進士。作成家人。跟了轎馬。穿了好衣帽。滿街搖擺興頭。偏有我家不要冠冕的。景期也不去睬他。袖了綾帕。又到蓮英兒巷中。只見馮元提着酒壺兒。走到面前道。相公今日可要到園裡去了。那毛老兒我已叫在家中。如今打酒回去。與他吃哩。景期道。今日你須多與他吃一回。我好盡情頑耍。馮元應着去了。景期走進園門。直到錦香亭上。四顧無人。見那廂一個朱紅架子上。高。高。掛着石磬。景期將鎚兒輕。敲了一下。果然敲音清亮。不比凡樂話。休絮絮。却說那日。紅于看景期去了。回到房中。與小姐議論道。那鍾秀才一定要

與小姐相見。不過要面訂鴛鴦之約。並無別意。照紅于看來。那生恰好。此小姐作一對佳偶。不要錯過良緣。料想紅于眼裡看得過的。決不誤小姐的事。明日他送原帕來時。小姐休吝一見。小姐微笑不答。次日紅于靜聽那磬聲。不見動靜。又過一日。直到傍晚。忽听得磬聲。响知是景期來了。連忙抽身出去。見了景期。道為何昨日不來。景期道不瞞小娘子說。小生因僥倖了。昨日被報人纏了一日。今早入朝殿試過了。纔得偷閑到此。紅于聽見說他中了。喜出望外。叫聲恭喜。轉身進內。奔到明霞房裡。道小姐前日送來還帕的鍾秀才。已中進士了。紅于特來向小姐報喜。明霞啐一殺道。癡了頭。他中了。與我什麼相干。却來報喜。紅于哄道。小姐休說這話。今早我見錦香亭上。玉蘭盛開。小姐同去看。一看明霞道。使得便起身。與

紅于走將出來。步入錦香亭上。只見一個俊雅書生。站在那邊。急躲避不迭。便道。紅于那邊有人。我們快些進去。紅于道。小姐休驚。那生就來送還綾帕的人。小姐未及開言。那鍾景期此時魂飛魄蕩。大着胆走上前來。作了一揖。道小姐在上。小生鍾景期拜揖。明霞進退不得。紅了臉。只得還了万福。嬌羞滿面。背着身兒立定。景期道。小生久慕小姐芳姿。無緣得見。前日所拾綾帕。因見佳作。小生不耻效顰。續貂一首。謹呈在此。說罷將綾帕遞去。紅于接來。送與小姐。小姐展開看了。和詩。暗稱贊。將綾帕袖了。景期又道。小生幸遇小姐。有句不知進退的話兒。要說。我想小姐遲歸。小生覓配。恰好小姐的綾帕。又是小生拾得。此乃天緣。洵非人力。倘蒙不棄。願托絲羅。伏祈小姐面允。明霞听了。半晌不答。景期道。小姐無言見荅。莫

非嫌小生寒酸。側陋不堪。附喬麼。明霞低。道說那裡話。盛蒙雅意。豈敢
吝諾。君當速遣冰人便了。景期又作一揖道。多謝小姐。只這一個揖。還未
作完。忽聽得外面廊下一聲吆喝。許多人雜踏。走將進來。嚇得小姐翠
裙亂搯。蓮步忙移。急奔進去。紅于道。不好了。想是我家老爺進園來了。你
可到假山背後躲一會兒。看光景溜出去罷。說完也亂奔進去。丟下鍾景
期一個。急得冷汗直淋。心頭小鹿兒不住亂撞。慌忙躲在假山背後。那一
班人已俱到亭子上。坐定。畢竟進來的是什麼人。鍾景期如何出來。且聽
下回分解。

第三回

瓊林宴遍覓狀元郎

詩曰。紅杏蕭牆翠柳遮。

日長亭館人初散。

滿地綠陰飛燕子。

玉樓有客方中酒。

重門深鎖屬誰家。

風細鞦韆影半斜。

一簾晴雪捲楊花。

咲撥沉煙索煮茶。

話說鍾景期與明霞小姐正在說得情濃。忽聽得外面許多人走進來。唬
得明霞紅于二人往內飛奔不迭。原來那進來的人。却正是葛御史同了
李供奉杜拾遺二人。往郊外遊春回來。打從蓮英兒巷口走過。葛御史就
邀他們到自已園中。頑要飲酒。因此不由前門。竟從後園門裡進來。一直
到錦香亭上。分付安排酒肴。不在話下。只可憐那鍾景期急得就似熱石
頭上螞蟻一般。東走又不是。西走又不是。在假山背後。捱了半日思量。那

些從人們都在園門上。如何出去得。屁也不敢放一声。心裡不住突突的跳着。到紅日西沉。東方月上。那亭子上。正吃得高興。不想起身。景期越發急了。想了一會。抬頭一看。見那邊粉牆一座。牆外有一枝柳樹。牆內也有一枝柳樹。心下想道。此牆內外俱靠着大樹。儘可扳住柳條。跳將過去。想牆外必有出路了。慌忙撩起衣袂。爬上柳樹。跳在牆上。又從牆外樹上溜將下來。喘息定了。正待尋條走路。舉目四顧。誰想又是一所園亭。比着家園更加深邃華麗。但見

巍々四棟曲々雕欄。堆砌參差。盡是瑤葩琪草。迤廊來往。無非異獸珍禽。珠簾捲處。只聞得一陣風々。盪々撲鼻的蘭麝香。翠幌掀時。只見有一圓明々。晃々的菱花鏡。樓臺倒影入池塘。花柳依人窺瑣閣。

恍如誤入桃源。疑是潛投月府。

景期正在驚疑。背後忽轉出四個青衣侍婢來。一把扭住道。在這了。你。是什麼人。敢入園中。夫人在弄月樓上。親自看見着我們來。拿你。景期听了。只叫得一聲苦。想道。這回弄決撒了。只得向個婢子問道。你家是何等人家。內中一個道。你眼珠子也不帶的。我這裡是皇姨。虢國夫人府中。你敢亂闖麼。景期呆了。只得跟着他們走去。看官你道。那虢國夫人。是何等。人。原來是楊貴妃的親姊。他姊妹共有四人。因明皇寵了貴妃。連那三位。姨。娘。也不時召入官中。臨幸。封大姨為秦國夫人。二姨為韓國夫人。三姨為虢國夫人。也不要嫁人。竟治第京師。一時寵冠百僚。權傾朝野。三姨之中。惟有虢國夫人。更加秀媚。有唐人絕句為証。

魏國夫人承主恩

平明騎馬入宮門

却嫌脂粉汚顏色

淡掃蛾眉朝至尊

原來那魏國夫人平日不耐冷靜不肯單守着一個妹夫時常要尋幾個俊俏後生藏在府中作樂這日却好在弄月樓上望見個書生在園中東張西望這是上門來的生意如何放得他過因此叫侍女去拿他進來景期被四個侍女挾着上樓那樓中已點上燈火見那金炉內焚着龍涎宝香玉瓶中供着文許珊瑚繡茵錦褥象管鴛鴦水水晶簾琉璃障映得滿樓明瑩中間一把沉香椅上端坐着夫人景期見了只得跪下夫人道你是什麼人敢入我府中窺伺快說姓甚名誰作何勾當景期想來不知是禍是福不敢說出真名字來只將姓兒拆開含糊應道小生姓金名重忝列

洋宮因尋春沉醉誤入潭府望夫人怨罪魏國夫人見他舉止風流已是十分憐愛又听他言談不俗眼中如何不放出火來便未唇微綻星眼雙鈎伸出一双雪白的手兒扶他起來道既是書生請起作揖景期此時一天驚唬變成歡喜站起來深一揖夫人便叫看坐景期道小生得蒙夫人海涵已出万幸理宜侍立何敢僭越夫人道君家氣宇不凡今日有緣相遇何必過謙景期又告坐了方纔坐下侍兒點上茶來銀碗金匙香茗異果一面吃茶一面夫人分付擺宴侍女應了一聲一霎時就擺列上來簾外呶呶的奏起一番細樂夫人立起身來請景期就席景期要讓夫人上坐自己旁坐夫人哄着再三不肯景期又推讓了一回方纔對面坐了侍女們輪流把盞那吃的肴饌通是些猩唇熊掌象白駝峰用

的罷血。通是些玉斝金甌。珀盞象箸。奏一通樂飲一通酒。夫人在席間用些勾引的話兒。撩撥景期。景期也用些知趣的話兒。酬答夫人。一盞一盞。各行一個小令。直飲到更餘。撤宴。魏國夫人酒興勃發。春心蕩漾。立起身來。向景期微。笑道。今夕與卿此會。洵非偶然。如此良宵。豈堪虛度。乎。景期道。盛蒙雅愛。只恐滿姿柳質。難陪玉葉金枝。夫人又笑道。何必如此。過謙。景期此時也是心痒魂飛。見夫人如此俯就。豈有不仰扳之理。便走近身來。樓住夫人親嘴。夫人也不避待兒的眼。也不推辭。兩個互相遮過。尖。尖。的舌頭。大家吃。啞。了一回。纏。攜手。雙。擁。入。羅。幃。解。衣。寬。帶。鳳。倒。鴛。顛。喚。我。做。小。說。的。寫。到。此。際。也。不。覺。魂。飛。魂。蕩。不。要。怪。看。官。們。垂。涎。燕。唾。待。在。下。再。做。一。隻。黃。鶯。兒。來。摹。擬。他。一。番。等。看。官。們。一。發。替。他。歡。喜。

歡喜。

錦帳煖溶。髻斜欹。雲髮鬆。枕邊溜下金釵。鳳陽臺夢中。襄王興濃。正歡娛。生怕晨鐘動。眼朦朧。吁。微喘。香汗透酥胸。

兩人雲雨已罷。交頸而睡。次早起來。魏國夫人竟不肯放他出去。留在府中飲酒取樂。同行同坐。同卧同起。一連住了十餘日。正值三月十五日。魏國夫人清早梳粧進宮朝賀。是日去了一日。直至傍晚方回。景期接着道。夫人為何去了一日。夫人道。今日聖上。因我連日不進朝。故此留宴官中。耽擱了一日。冷落了愛卿。了。景期道。不敢。夫人道。今日有一樁絕奇的新文。我說與你聽。也笑一笑。景期道。請問夫人有甚奇聞。夫人道。今日午門放榜。賜宴瓊林。諸進士俱齊。單。不見了一個狀元。閣下着有司四散尋

竟並無踪跡。我方纔出宮時。見聖上又差了司禮監公。高力士親自出來尋了你道奇。也不奇。景期道。今科狀元還是誰人。夫人道。狀元是鍾景期。係武陵人。入藉長安的。這句話。景期不聽。便罷。听了便覺遍體酥麻。手足俱軟。隔了一杯熱茶之後。纔漸。有一股熱氣從丹田下一步。透將起來。直透過泥九官。方始甦醒。連忙跪下。說道。夫人救我。則個夫人扶起。道。愛卿為何如此。景期道。不瞞夫人。說前日闖入夫人園內。恐夫人見罪。因此不敢說出真名字。止將鍾字拆開。假說姓金。名重。其實卑人就是鍾景期。夫人道。若如此說。就是殿元公了。可喜可賀。景期道。如今聖上差了高公。出來尋訪。這樁事弄大了。倘然聖上根究起來。如何是好。夫人心內想。一想道。不妨我與你安排便了。如今聖上頗信神仙道術。你可托言。

偶逢異人。携至終南山訪道。所以來遲。你今出去。一徑步到瓊林去赴宴。我一面差人打關節與高力士。併吾兄楊國忠。吾妹楊貴妃。處得此三人。在聖上面前周旋。就可無虞了。你放心出去。景期撲地拜將下去。道。夫人如此恩山義海。叫卑人粉骨難報矣。夫人也回了一禮。道。與卿正在歡娛。忽然分袂。本宜排宴叙別。只是瓊林諸公盼望已久。不敢相留了。侍女們取酒過來。待我立奉一杯。罷侍女們忙將金杯斟上一杯酒來。夫人取酒在手。那淚珠兒撲簌。掉將下來。道。愛卿滿飲此杯。你雖是看花得意。不可忘却奴家恩愛也。景期也不勝哽咽。拭着淚兒道。蒙夫人厚恩。怎敢相忘。卑人面聖過了。即當踵門叩謁。再圖佳會。便了說罷。接過酒來吃了。也回敬了夫人一杯。兩双淚眼兒。互相覷定。兩人又偎抱了一回。只得勉強。

分開各道珍重而別。夫人差兩個伶俐侍女。領景期從一個小門裡出去。那小門兒是魏國夫人私淑。慣與相知後生們出入的。所在景期出得這門。踉蹌走上街來。行不多几步。只見街坊上的人。三三五五。東一堆西一簇的。在那邊傳說新聞。有的說怎麼一個狀元。竟沒處尋。莫非走在那裡了。有人說就是路上倒屍。也須有個着落。難道沒個影兒。又有的道。尋了一日。這時多應尋着了。又有人道。那裡有尋着。方纔朝廷又差了司禮監高公公出來查了。又有人道。還好笑哩。那主試的楊太師着。急移文在羽林大將軍陳元禮處。叫他親自帶了軍士捕快人等。領了鍾家看下處的老蒼頭。在城內城外。那些庵院寺觀。妓女人家。酒肆茶坊。裡各處稽查。好像搜捕強盜一般。有的取笑說道。偌大個狀元。難道被騙孩子

的騙了去不成。有的問道。他的家在何處。如何不到他家裡去問。又有人說他家就在鄉間離城止三十里。一日的流星馬兒。逃報一般的在他家來往打探哩。有人說莫非被人謀害了。又有老人家說。那鍾狀元的父親我曾認得。做官極好。就是鍾狀元也。聞得說在家閉戶讀書。如何有仇家謀害。那些人你猜我猜。紛議論不一。景期听了一頭走。只管暗笑。又走過一條街。見有三四個做公的。手拿硃票。滿頭大汗的亂跑。一個口裡說道。你說有這等遭瘟的事。往年的瓊林宴。是日裡吃的。今年不見了狀元。直捱到夜黑。治宴老爺。立刻要通宵厚蠟的大燭。七伯餉差了硃票。立等要用。叫舖家明日到大盈庫領價。你道這個差。難也不難。急也不急。那一個說道。你的还好。我的差。更加耽擱哩。往年狀元遊街。是日裡遊的。如今

狀元不知何處去了。天色已晚，儀仗官差了硃票，要着各燈鋪借用燈紗，燈三百對。待狀元遊街應用哩。又見幾個官妓家的龜子，買了些糕餅兒，在手裡互相說道：瓊林宴上官妓值酒，不消半日工夫。如今俟了一日，狀元还不到我家的。幾個姐，餓得化去活來，買這些粉麵食物。與他們充充飢，好再伺候景期。一聽見心裡暗道：漸愧因我一人累却許多人。如何是好？低着頭又走，只見一對硃紅御棍，四五對軍牢擺道，引着一疋高頭駿馬，上騎着個內官。後邊隨着許多小太監，喝道而來。景期此時身子如在雲霧中，那裡曉得什麼迴避，竟向道子裡直闖。一個軍牢就當胸扭住道：好大胆的狗頭，敢闖俺爺的道子麼？又一個軍牢提起紅棍兒，劈頭就打。景期慌了，叫道：阿呀，不要打！只聽得那壁廂巷裡也叫道：阿呀，不

要打。好像深山裡叫入空谷，應聲一般。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是陳元禮帶着軍士們領了鍾家的蒼頭，四處訪覓不見，正從小巷裡穿將出來。蒼頭在前，望見那闖道的，是自己主人，正要喊出來，却見那軍牢要打，便忙嚷道：阿呀，不要打！所以與景期那一声不約而同的相應。蒼頭見了景期，便亂喊道：我家主人相公，新中狀元老爺在此了。那些人聽見，一齊來圍住，圍住，唬得那扭胸的連忙放手執棍的，跪下磕頭。那內官也跳下馬來。這邊陳元禮也下馬趨來，齊向景期施禮，說道：不知是殿元公台駕，都有罪了。景期欠身道：不敢請問二位尊姓。陳元禮道：我就是同禮監高公公，是奉聖旨尋狀元的高力士道：此位就是羽林陳將軍，也是尋取狀元的。且喜如今尋着了，但不知殿元公今日却在何處，遍訪不見，乞道其故。

景期就依着號國夫人教的鬼話兒。峇道前日遇一個方外異人。邀到終南山訪道。行至中途。他又道。我塵緣未斷。洪福方殷。令我轉來。方纔進城。忽聞聖恩擢取。慌忙匍匐而來。不期公與將軍如此勞神。學生負罪深重矣。還祈公在聖上面前方便。高力士道。這個何須說得。快牽馬來。與狀元騎了。喏們兩個送至瓊林宴上。然後稟旨便了。說罷。左右就牽過馬來。原來高力士與陳元禮俱備有空馬隨着。原是防尋着了狀元。就要騎的。故此說得一聲。馬就牽到了。三人齊上了馬。衆軍牢吆喝而行。來到瓊林宴上。只見點起滿堂燈燭。照耀如同白日。衆人所見狀元到了。一聲吹打。兩廷官妓各役一字兒跪着。陪宴官與諸進士。都降階迎接上堂。早有伺候官。捧着紗帽紅袍。皂靴銀帶。與景期穿戴。望闕謝恩過了。然後與各官相見。高力士與陳元禮自別了。景期與諸進士。回去西伏旨。這裡宴上。奏樂定席。景期巍然上坐。見官妓二人。拿着兩朶金花。走到面前。叩了一頭。起來將花與景期戴了。以下一齊簪花已畢。衆官把盞。說不盡瓊林宴上的豪華氣概。但見

香煙裊翠。燭影搖紅。香烟裊翠。籠罩着錦帳重。燭影搖紅。照耀的官花旗。紫檀几上。列着海錯山珍。白玉盃中。泛着醅醴醖。戲傀儡。跳魁星舞獅。耍鮑老來。往。九番上下趨。撿琵琶吹笙管。搥花鼓擊金鏡。細。粗。一派声音。嘹亮。掌禮是鴻臚。鳴贊。監厨有老祿。專司。堂上迴放。無非是蛾眉螭首。妙舞清歌。妖。嬈。的教坊。妓女。堦前伺候。盡是些虎髯猿腰。揚威耀武。兇。浪。的禁衛官軍。

上是錦衣切着君恩重。瓊宴新開御饌鮮。

少頃散席。各官上馬歸去。惟有狀元榜眼探花。三個欽賜遊街。景期坐在紫金鞍上。三簷傘下。馬前一對金瓜。前面通是彩旗。與那絳紗燈。一隊一隊的間着走。粗樂在前。細樂在後。鬧攘攘。打從御街遊過。那看的人山人海。都道好個新奇狀元。我們京中人出娘肚皮。從沒有吃過夜飯。方纔看迎狀元的。那景期遊過几條花街柳巷。就分付回寓。衆役各散。次日五更。景陽鐘動。起身入朝。在朝廷中。與李林甫楊國忠賀知章等一班兒相見了。待殿上靜鞭三下。明皇升殿。景期隨着衆官。擺班行礼。山呼謝恩。殿上傳下聖旨。宣新狀元鍾景期上殿。鴻臚引鍾景期。出班升陛。昭儀捲簾。讓景期入殿。俯伏在地。戰兢兢的奏道。微臣鍾景期。見駕願吾皇萬歲。明皇

開言道。昨日高力士奉旨言。卿訪道終南。以致久虛瓊宴。幸卿無恙。深慰朕心。景期叩頭道。臣該萬死。明皇道。卿有何罪。昨宵朕幸花萼樓飲宴。望見御街燈火輝煌。問時。乃是卿等遊街。我想若非卿一日盤桓。安能有此勝景。朕今除卿為翰林丞旨。卿其供職無怠。景期叩頭謝恩。下殿。明皇退朝。不是看官聽說。想你我百姓人家。擺了酒席。邀着客人不來。心裡也要焦躁。那裡有個皇恩賜宴的大典。等閑一個新進小臣。敢丟着一日累衆。官尋來尋去。直至晚間方來赴宴。豈不是犯着大不敬了。此時面君沒一個不替他擔憂。誰想皇上不惟不加罪譴。反賜褒獎。這是什麼緣故。原來是魏國夫人怕根究隱匿狀元情弊。未免波及自己。故連夜差人叮囑了楊貴妃高力士楊國忠等。內外維持。哄得明皇置之不問。因此景期面君

金瓶梅
這般太平。有兩句俗語道得好。

囊中有鈔方法酒

朝裡無人莫做官

景期出了朝門。便分付長班。脩下該用的稟揭名帖。去各處拜客。先拜了楊李二太師。併幾個顯要的大臣。然後到錦里坊來。拜號國夫人。與葛御史。到得號國夫人門首。下馬。門上人接了揭。回道。夫人不在府中。今早奉聖旨。宣召入宮。未回。留下揭兒。羅景期道。相煩多。拜上。說另日還要面謁。門上人道。殺曉得。景期上馬。就分付到葛御史家去。從人們應了。攛導前行。景期暗想道。論起葛御史來。我也不須今日去拜他。只為明霞小姐的緣故。所以要早致慇懃。後日可央媒說合我今日相見時。須先把些話兒傾動他一番。心裡想着。那從人們早到馬前。稟道。已到葛御史門首了。

景期下得馬來。抬頭一看。但見獅石苔封獸。銀塵閉。只聞鳥雀喧。惟有蜘蛛成網。靜悄。絕無一人。一把大鎖。在門上。兩張封條。一橫一豎的。貼着。那從人們去尋個接帖的。也沒有。景期看這光景。一時委決不下。畢竟葛御史門首。為何這般冷落。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金馬門辟諱節度使

詩曰。劈破虛空消恨魂。

吸乾滄海洗囂塵。

近來宇宙難容物。

何處能留傲俗人。

話說鍾景期去拜葛御史。見重門封鎖。絕無一人。不知何故。看官們看到此處。不要因摸不着頭腦。心焦起來。只為做小說的。沒有第二枝筆。所以

金瓶梅
卷一
一時說寫不及。如今待在下暫將鍾景期放過一邊。把那葛御史的話細細說與看官們聽。却說那葛御史各太古字天民本貫長安人氏。科甲出身。官至御史大夫。年過半百。並无子嗣。夫人已亡。止有一女。名喚明霞。葛太古素性孤介。落寡合。那富貴利達不在心上。惟有詩酒二字。擺脫不下。平日與學士賀知章供奉。李太白拾遺。杜子美等一班兒酒仙詩伯。結社飲酒。自那日遊春回來。拉李杜二人到園中。太古將景期明霞二人冲散之後。明日又在賀知章家賞花。通是當時的文人墨士。葛太古與李杜二人到得賀家。已是名賢畢集。了一時彈琴的彈琴。下棋的下棋。看画的看画。投壺的投壺。臨帖的臨帖。做詩的做詩。正是

賓主盡一時名勝

笑談極千古風流

衆人頑耍了一回。就入席飲酒。对着庭中花卉說的說。笑的笑。歡呼痛飲。都吃得大醉。傍晚而散。別了賀知章。上馬各回。只有葛太古與李太白是同路。那李太白向葛太古道。小弟今日吃得高興。又大醉了。與兄總是同路。和你不須騎馬。携手步回去罷。太古道。如此甚妙。就分付從人牽着馬。隨在後邊。兩人在街上大踱。看走到金馬門來。只見一騎馬上坐着一個紫袍烏帽。玉液金魚的胖大官兒。前兩個軍牢引導。從金馬門內出來。李太白朦朧着一雙醉眼。問着從人道。那騎馬來的是什麼人。這般大模大樣。從人看了。稟道。是節度使安老爺。李太白聽了。亂嚷起來。道是安祿山。這廝麼。罷了罷了。天翻地覆了。這金馬門是俺們翰苑名流出入的所。在豈容那武夫在這裡馳騁。葛太古掩他的口不住。那安祿山早已聽見。

他便眼快認得是李太白與葛太古二人就跳下馬來向前道請了學士公今日又醉矣葛太古勉強欠身道李兄果然又醉酒話不必記懷太白就直了喉又嚷道葛兄采那武夫則甚我和你是天上神仙偶請人世豈肯與那潑賤的野奴才施禮安祿山所見氣得大陽裡火星直爆也嚷道李太白如何這等欺人太過我也曾與朝廷開疆拓土立下汗馬功勞今蒙宣召入朝拜貴妃娘為母朝臣誰不欽敬你敢如此小覷我麼李太白道呸一發放屁一發放屁難道一個中朝母后認你這個臭草包為子葛兄你看他那大肚子裡包着酒袋着飯塞着糞惹起我老爺的性子將青鋒利劍剖開你這吐子來只怕那膾膾臭氣要嘔死了人怎及我們胸藏錦繡腹滿文章你那武夫還不迴避安祿山大怒道我方纔又不曾冲

撞你怎生這般無禮你道我是武夫不中用我道你們這些文官做几首吃不得穿不得的歪詩送與我糊窓也不要我想我們在外邊血戰勤勞你們在裡邊太平安享終日吃酒做詩把朝廷的事一毫也不理如今世界通是你們文官弄壞了還要在我面前誇三道四只這句話惹出一個助紂為虐的葛太古來那葛太古始初原在裡邊解紛听了安祿山這句犯衆的話也就幫着嚷起來道你如何說朝廷的事通是我們文官壞的我想你那班武夫在外剋斂軍糧虛銷廩餼刻良民如飢鷹攫食逢勁敵如老鼠見猫若沒有我們通今博古的君子來發縱指示你那些走狗憑着匹夫之勇只好去墊刀頭李太白拍手大咲道葛兄說得好說得好我的不要理他竟回去罷又對從人們道你們也罵那奴才几般罵得响回

去賞你。們酒吃罵得不响。回去每人打三十板。那些從人怕李太白回去撒酒風。真正要打。只得也一齊罵起來。千武夫萬草包的一頭走。一頭罵。跟着葛李二人去了。氣得安祿山死去活來。叫軍士扶上了馬。分付不要回第。竟到太師李林甫府中來。門上人通報了。請祿山進去。一聲雲板。李林甫出來與祿山相見。林甫道。節度公為何滿面愠色。此來必有緣故。祿山尚自氣喘。的半晌做聲不得。直待吃了一。道茶。方纔開言道。驚動老太師。多有罪。祿山因適纔受了兩個酒鬼的惡氣。特來告訴。林甫道。什麼人敢冲撞節度公。祿山道。今日聖上在興慶宮與貴妃娘娘飲宴。祿山進去。蒙聖上賜酒三觴。從金馬門出來。遇了李太白。葛太古二人。吃得爛醉。開口就罵。遂將適纔的言語。一一告訴出來。林甫聽了道。天下有這等

狂放之徒。如今節度公又要怎麼。祿山道。不過要求太師與祿山出這一口氣。林甫沉吟一会。想葛太古曾拒絕我親事。正要弄計他。不想他自己尋出這個對頭來。正中机謀。便笑一笑道。節度公。我想葛太古這厮擺佈他。甚是容易。只是李白這酒鬼。倒難動搖他。祿山問道。李白為何難動搖呢。林甫道。他恃着几句歪詩兒。聖上偏喜歡他。舊年春間。聖上在沉香亭賞牡丹。叫李白做了什麼清平調。大加嘆賞。賜了一隻金斗。他就在御前連飲了三斗。醉倒在地。自稱臣是酒中之仙。唱叫高力士公。脫靴。是日醉了。聖上命宮人念奴扶出宮去。着內侍持了金蓮宝炬。送他回院。這等寵他。我和你一霎時如何就動彈得。祿山道。聖上却怎生如此縱容他。林甫笑道。節度公的洗兒。伎尚然縱容了。何況這個酒鬼。祿山也咲了一聲。

道。如今先擺佈那葛太古太師如何許較。林甫道：這有何難。你修成一本劾奏葛太古誹謗朝政謾罵親臣。激起聖怒。我便從中攬掇。那老兒看他躲到那裡去。待除了葛太古。再慢尋那李白的彙端。便了。祿山道：都依太師指教。只是那樁事不可遲延。明日朝房早會說完。兩個作別。明早各自入朝。祿山將劾奏葛太古的本章呈進。明皇批下臺閣議奏。李林甫同着眾官。在政事堂會議。林甫要將葛太古謫成邊衛。內中又有幾個忠鯁的官兒。再三爭辯。議將葛太古降三級調外任用。謫授范陽郡僉判。訖定覆行奏聞。聖上允議。旨意下了。早有報房人報入葛太古衙內。葛太古看了聖旨。忙進內向明霞小姐說知道。我兒只因我前日同李供奉在金馬門經過。乘醉罵了安祿山。那厮奏聞。聖上將我謫貶范陽。我平日官

味。最看得恬淡。那窮通得失。倒也不在心上。只是我兒柔姿弱質。若帶你赴任。恐不耐跋涉之勞。若丟你在家。又恐被仇家暗弄。去就難決。如何是好。明霞聽說。眼含着淚。說道：爹。倉卒遭譴。孩兒自當生死不離。況孩兒年幼。又無母親在堂。家中並無別個親人照管。爹。不要三心兩意。孩兒死也要隨着父親前去的。太古道：既是如此。也不須胡思亂想。分付家人侍女們。一齊收拾。伏待你隨我去便了。裡邊說話外。早有家人進來傳說。大司馬差着官兒齎了牌票。來催老爺起身。要討過關結狀哩。太古道：你去回覆他。說我明早就起行。不須催促。家人應了出去。又有人進來道：安祿山差許多軍士。在門首亂罵。我們向前與他講。倒被他打哩。太古道：這個小人。不要采他便了。差人一面去催車輛人夫牲口。一面在家忙。

夜拾了一日一夜。次早拜辭了家廟。分付家人侍女。都隨往任所。一來路上好照管伏侍。二來省得留在家中。恐又惹出是非。止留一個精細的人。併毛老兒。在家看守。將前門封鎖了。止許看家的在後門出入。自己拂衣上馬。小姐登輿。隨從男女。各自紛紛上了車輛。牲口將行裝拴束停當。行出都門。只見賀知章。杜子美。與那起禍的李太白。併一班平日相好的官員。都在十里長亭餞別。太古叫車輛先行。自己下馬。與眾相見。各官奉上酒來。太古一一飲了。又贈了許多餞別的詩章。各洒淚上馬。而別太古。趕上了小姐一行人。一程一程走去。飢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范陽。那僉判衙門上任。畢竟葛小姐與鍾景期。後來如何相逢。待下回慢慢說來。便知分曉。

錦香亭卷之一終

